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九

陳王植七

大饗碑序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忿吳夷之凶暴滅劉虜之僭逆王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虓虎之校簡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匈怒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流雷發戎備素辦役不更藉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㠯士有拊譟之驩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强不服故覽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徂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階潰將氾舟三江之流方軌卬來之阪斬吳夷㠯染鉞血蜀虜㠯釁

鼓曜天威于遐裔，復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次于舊邑，觀釁而動，築壇墠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兵清涂，慶雲垂覆，乃備儛禦，整法駕，設天宮之列衛，乘金華之鸞路，建升龍于太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曜康衢。既登高壇，蔭九增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旅酬之高會，行無算之酣飲，旨酒波流，肴烝陵積，瞽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既畢，乃陳祕戲，巴俞丸劍，奇舞麗倒，衝夾踰鋒，上索蹋高，舩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瓌變屈出，異巧神化，自卿校將守㠯下，下及陪臺隸圉，莫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啟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搜，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㠯尚茲。是㠯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震天外，梟吳夷，讋蜀虜，馘區夏，清八荒，艾幸

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遒，刊金石，光萬世。隸釋十九 案閒人年準魏敬侯碑陰云大殘碑御覽文苑書天下碑錄引圖經云曹子建文鍾繇書今姑錄入子建集俟攷

承露盤頌銘 并序

夫形能見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氣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盤。皇帝乃詔有司鑄銅建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九寸，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芳林園，甘露仍降，使臣爲頌銘。藝文類聚九十八 初學記二 御覽十二 七百五十八

敞之天壤，昌顯元功。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右頌

岧岧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礧硊，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閶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聖賢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

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藝文類聚七十三

右銘

寶刀銘

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匪觸、鸞距匪磨、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六

光祿大夫荀侯誄　建安十七年

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僚士庶、欷歔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給軋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藝文類聚四十九

王仲宣誄

惟建安二十二年、藝文類聚作三年 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藝文類聚作隧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
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厥姓
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
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
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
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
已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已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
宣、强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
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
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
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鄀稽
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㠯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
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
理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君㠯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
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
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
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
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
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
制此驩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

登景雲、要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輴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文選、藝文類聚四十八

武帝誄

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羣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歸、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姿時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袁與我王、平交若神、張陳背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皇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虓闞、

如雷如震、攙搶北埽、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丞相、總攝三公、光受上爵、君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玄監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撲、聖性嚴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羣桀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虞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眾、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翼帝王世、神武應機、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愉忠肅、乾乾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綈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闇啟路、羣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入、潛闥一扃、尊靈永蟄、聖

上臨穴哀號、靡及羣臣陪臨佇立目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蕃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藝文類聚十三

聰竟神理、文選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詩注

人事既關、總鏡神理、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

任城王誄黃初四年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憯悴、目想宮墀、心存平素、髣髴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殞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

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文選褚淵碑文注作雲徂橫行燕代、威憎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卒壯士、常爲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飮淚、百僚咨嗟、藝文類聚四十五

文帝誄并上表

陛青雲而誕德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引曹植上文帝誄表

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㠯鬱滯終于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殪沒天祿永延何㠯述德表之素旃何㠯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御覽一作沖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道真降逮五帝繼㠯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

王綱帝典、闡爾無闇、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吕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吕禮宣、祥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抗志靑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眞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榮、弗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儉、導下吕純、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吕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衡紞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于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權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

初俶祜、河龍洛龜、陵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
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瀸塗被
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穋穡豐登、我稷我黍
家佩惠君、戶蒙慈父、闔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鎬
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
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
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鍠鍠、頌德詠功
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
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
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德隱鳳、大行翔
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
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
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寍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

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刱玄宮其爲首
陽擬迹穀林追堯葬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
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于是俟大隧之致功兮
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于梓宮兮馮正殿㠯居靈顧望嗣之號咷
兮存臨者之悲聲悼嫛彌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于輕
霄兮就黃壚㠯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
不反兮痛閟闥之長扃咨遠臣之渺渺兮感凶諱㠯怛驚心孤絕
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㠯横奔兮閡闕塞之嶢崢顧衰
絰㠯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
投骨于山足兮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顧投骨于山足報恩養于下庭慨拊心而自
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
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
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㠯寫思兮結翰墨㠯敷誠嗚呼

哀哉魏志文帝紀注

大司馬曹休誄 太和二年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奕世純粹闡弘汎愛仁以接物執以爲華體茲亮寳年没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怨恐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恥世祿親悅爲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簞味道忘憂踰德超顏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驍奮雄戟足蹴白刃手接飛鏑終弭淮南保我疆場 藝文類聚四十七

下太后誄 太和四年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互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哲知命殉道寳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厚德 本作后德從文選謝希逸宣貴妃誄注改 表之旒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

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儕列、陰處陽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恆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飢、臨樂勿讌、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跼天蹐地、祗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祜、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勉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虛、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踴郊甸、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櫺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

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殄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藝文類聚十五

平原懿公主誄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雰凋蘭夭蕙巨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實朗寶一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矚眉識往俛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笫牀專愛一宮取翫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翺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咽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殁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紱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名才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殁同山岳叢構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曜

躍電鮮、飾終備儀、法生象存、長筵繕修、神閣啟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沒、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城闕之詩、已日喻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關一閉、曷其復晰、藝文類聚十六初學記十

曹仲雍誄 案誄與哀辭疑止一篇

痛玄廬之虛廓 文選陸機挽歌行注引曹植曹喈誄

流塵飄蕩魂安歸 文選劉休玄擬古詩注引曹植曹仲雍誄

案張溥本有蒼舒誄乃文帝作誤收之耳今不錄

金瓠哀辭

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

在繈緥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辜、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于糞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行女哀辭

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

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曹仲雍哀辭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生而五月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綈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幬綺帳、暖于翔禽之翼、幽房閑宇、密于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烏虎之情、卒不能延期于期、載離、六旬而夭沒。

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緜緜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何媿乎一齡、陰雲迴于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闥以歔欷、淚流射而霑巾、藝文類聚三十四

詰紂文

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士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見封氏聞見記六

釋愁文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于斯？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怳，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餐困于哽咽，煩冤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諏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

汲、或修或悴、所覊者名、所拘者利、豈由華薄、獨損正氣、吾將贈子㠯無爲之藥、給子㠯濟泊之湯、刺子㠯玄虛之針、炙子㠯淳朴之方、安子㠯恢廓之宇、坐子㠯寂寞之狀、使王喬與子攜手而游、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爲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爲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㠯棲跡、乘輕雲㠯高翔、于是精駭意散、改心向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藝文類聚三十五

告咎文

五行致災、先史咸㠯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㠯詰咎祈福、其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㠯動氣、雨㠯潤時、陰陽協和、庶物㠯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走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岳、祇肅百神、享茲

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災旱赫羲颷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于是五靈振竦皇祇赫怒招搖警怯欃槍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右呵飛廉顧叱豐隆息颷遏暴元敕華蓋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坱圠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既予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飢（藝文類聚一百）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九終

全三國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

中山王袞

袞，武帝子，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明年徙封東鄉侯，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封北海王，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六年改封中山，青龍元年削縣戶七百二十，明年復所削縣，三年薨，諡曰恭王。

疾困勅令官屬

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

之。魏志中山恭王衮傳

令世子

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教于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魏志中山恭王衮傳

曹洪

洪字子廉，武帝從弟，興平中爲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建安初，拜諫議大夫，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進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徙封都陽侯。兒明帝

即位、拜後將軍、封樂城侯、復拜驃騎將軍、薨、諡曰恭侯、

與魏文帝書

漢中地形實爲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魯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也、御覽三百五十三八百十九

上書謝原罪

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惛倍貪、觸突國綱、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魏志曹洪傳注引魏略

曹冏

冏字元首、中常侍騰兄叔興之後、齊王芳族祖、官弘農太守、案別有清

河王冏乃明帝子非卽此晉書汝南王亮傳泰始初亮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有軍司曹冏則淸河王也

六代論幷上書

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衞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于喪亂之際同心于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衞臣竊

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慠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于胸懷逆謀消于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為三魯滅于楚鄭兼于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于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

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餘城、（文選作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議、至于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

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斃之于後、向使始
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
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
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
中、遂成帝業、自開闢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
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
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已不傾動、百姓所已不易心
者、徒已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衞
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
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

下無別權卑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于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㠯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㠯酎金免削或㠯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㠯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

戾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㠯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于已成紹漢嗣于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弄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埽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㠯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㠯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㠯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㠯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㠯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㠯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宮闕之下、雖壅之㠯黑墳、煖之㠯春日、猶不救于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

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魏氏春秋又見文選以昔夏殷周已下爲六代論

曹爽

爽字昭伯大司馬真子明帝時爲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拜大將軍錄尚書事齊王即位加侍中封武安侯正始十年爲司馬懿所誅

與司馬宣王書

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之閒當煩見餉以繼旦夕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末傳

曹羲

羲眞次子正始中爲中領軍爽敗坐誅有集五卷

爲兄爽表司馬懿爲太傅大司馬

臣亡父眞奉事三朝入備家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奬飾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犇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鎭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正論德則過于吉甫樊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

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于謗誚。（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爽使弟羲爲表）

申蔣濟叔嫂服議

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兄弟親而伯叔疏，周服者何？以尊服也。伯叔母無有骨肉之親，有緣尊之義，故亦服周，何獨不可緣親而服嫂乎？苟以交報數然後服，則妻母異域，交亦疏矣；緣愛制服，恩亦微矣。豈若嫂叔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豈不詭哉？且防嫌之道，推而遠之，孰與制服，引而重之？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矣。（通典九十二）

九品議

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中正，以檢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此爲問州中正，而實決于郡人。（御覽二百六十五引曹羲集）

至公論

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日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者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于文、識其心、不求于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口割口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王可以萬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鴆兄而

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慇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于他哉、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

肉刑

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像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于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藝文類聚五十四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于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

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敎之則一、激之也
者、動其利路、敎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
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牟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
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爲惡之尤者、衆之所棄、
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
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
舍死折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爲之
不樂、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
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藝文類聚五十四

曹彥

彥眞第五子、正始中爲散騎常侍侍講、爽敗坐誅、

議復肉刑

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

衆黥刖彰刑、而民甚恥、且創黥刖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多惡尚不至死無妨産育、苟必行殺爲惡、縱害而不已、將至死無人天無以人君無以尊矣、故人盜過不殺、是以爲上、盜竟得衆、若乃于張聽訟、刑以止刑、不可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肉刑于死爲輕、減死五百爲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爲非、所謂相濟、經常之法、議云不可或未知之也、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一

夏侯惇

惇字元讓，沛國譙人，武帝族兄，積功至前將軍，文帝受禪，拜大將軍，卒謚忠侯。

與后威則書

授孫賁吕長沙，業張津吕零桂。吳志孫策傳注引虞喜志林

夏侯惠

惠字稚權，征西將軍淵子，為散騎黃門侍郎，遷燕相樂安太守，有集二卷。

景福殿賦

周步堂宇，東西眷眄，綵色光明，粲爛流延，素壁晻曖，赫奕儵練，兩

乃察其奇巧、觀其微形、嶔岑紆曲、盤牙欹傾、或夭矯而雲起、或詰曲而鐶縈、衆木附枝、以連注、欒栝倚亞而相經、若乃仰觀綺窗、周覽菱荷、流彩的皪、微秀發華、纖莖葳蕤、順風揚波、含光內耀、婀娜紛葩、宮檻外周、樓擖內附、或因勢以連接、或邪詭以航擮、于是乎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挹朝露之華精、漱醴泉之清流、藝文類聚六十二

乃造彼鞠室、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

乃涉乎文陛、以登華殿、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案此二條、文選注作夏侯權、當是夏侯稚權、轉寫脫稚字耳

薦劉劭

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于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

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歡得自盡于前則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魏志劉劭傳

夏侯玄

玄字太初淵從孫明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左遷羽林監齊王卽位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出爲征西將軍徵拜大鴻臚徙太常嘉平六年爲司馬師所殺夷三族有集三卷

皇胤賦

覽二儀之上體本人倫之大紀道莫崇于后辟統莫大于承祀伊皇胤之光赫享乾坤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戢皇胄之盛始時惟

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湛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于無外，爵羣兆吕布德，赦殊死已示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藝文類聚四十五、初學記十

時事議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為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

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攷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攷、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攷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

而事理得、庶可吕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古之建官、所吕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吕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攷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泰世、不師聖道、私吕御職、姦吕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吕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吕糺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廢立儀準、吕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横重吕郡守、累吕刺史、若郡所

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

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于下矣（魏志）

夏侯玄傳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

荅司馬宣王書

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于上則化行于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魏志夏侯玄傳

肉刑論

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于肉刑也如云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于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罔之

于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也猶稱以滿堂而聚飲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為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于當殺而忍于斷割懼于易犯而安于為虐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耶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飢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通典一百六十八

荅李勝難肉刑論

聖賢之治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通典一百六十八

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俗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刖趾不可以報尸

而髡不足以懲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爲罰已重不厭衆心也

通典一百六十八

樂毅論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莒即墨爲劣是以敘而論之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于將來不亦惜乎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于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蹟當時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

㠯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㠯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于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㠯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邁全德㠯率列國、則幾于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㠯縱二城、收民明信、㠯待其弊、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也、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㠯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㠯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于兩邑、乃致速于天下、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于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㠯威、劫之㠯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亂、貪㠯成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

仁斷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鄰敵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言之，樂生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王右軍書帖本，藝文類聚二十三

辨樂論

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則有龍袞之頌。御覽五百七十一

阮生云：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則萬物類。天下無樂，而欲陰陽和調，災害不生，亦以難矣。此言律呂音聲，非徒化治人物，可以調和陰陽，蕩除災害也。夫天地定位，剛柔相摩，盈虛有時。堯遭九年之水，憂民阻饑；湯遭七年之旱，欲遷其社，豈律呂不和，音聲不通

哉、此乃天然之數、非人道所協也、御覽十六

夏侯子

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毫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也、御覽八百九十七

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予俱游、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此暗中耳、同上

一蠅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御覽九百四十五

夏侯獻

獻明帝時中領軍將軍、

上明帝表

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恃、是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驪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

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設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于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胷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他，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名臣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二

華歆

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靈帝時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去官。少帝時何進徵爲尚書郎。董卓之亂，從袁術于穰，馬日磾辟爲掾，拜豫章太守。獻帝時以郡降孫策，司空曹公徵拜議郎，參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尋代荀彧爲尚書令。魏國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改爲司徒。明帝時進封博平侯，拜太尉。太和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敬侯。唐有集三十卷。

請敘鄭小同表

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

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㠯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加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敍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㠯聞、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引魏名臣奏

諫伐蜀疏

兵亂㠯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㠯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繈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于治道㠯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㠯民爲基、民㠯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

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魏志華歆傳）

請受禪上言

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衆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厤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敘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厤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

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怯或受禪而不辭不怯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冑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已陵遲洎乎孝靈不恆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攷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慺慺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俯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内之願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討孫吳 黃初三年

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

馴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爲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忕累世，詐僞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伐之臣。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攷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吳志吳主權傳注引魏略載魏三公奏。案此事在黃初三年，時三公乃華歆、賈詡、楊彪也。

王朗

朗字景興，初名嚴，東海人。靈帝時，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遭師楊賜喪去官，行服。少帝時，徐州牧陶謙以爲治中，尋拜會稽

太守獻帝時爲孫策所攻拘留曲阿曹公徵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及受禪改司空封樂平鄉侯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代華歆爲司徒太和二年卒諡曰成侯著周易春秋孝經周官傳有集三十四卷

冬臘不得朝表

拘守藩職曠離車駕況乃踐長于至迎始于臘履端于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以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之耀藝文類聚八十

論樂舞表

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所以樂君臣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御覽五百七十四引魏名臣奏

上求正貧民表

昔在西京有鄭杜鬲陂之饒池陽谷口之利涇渭三川之水鄭國白渠之溉每年成熟兩灌竝畝至今號爲陸海（御覽八百二十一）

諫行役夜表

司空臣言臣聞飛蓬隨風集于正梁之衡而駟馬爲之奔乳虎爲之走蓬非馬之策馬非蓬之敵所以或奔走者驚也（御覽九百九十七）

荅文帝表

夫張大網以漉鰌蝦辱九罭以享龍鼉（御覽九百四十三）

勸育民省刑疏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愼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魏志王朗傳

諫文帝游獵疏

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衞、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淸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愼、垂法敎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愼也、魏志王朗傳

諫東征疏 黄初四年八月

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于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暘聖旨當謂國家慍于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很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暘者幷懷伊邑臣愚以爲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愼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 魏志王朗傳

諫明帝營修宮室疏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宜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

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馘夫差于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于百金之臺昭儉于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于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閒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魏志王朗傳

屢失皇子上疏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㠯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㠯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㠯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于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衆室、㠯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㠯十二爲限、至于秦漢之末、或㠯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于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務廣也、老臣懷懷、願國家同祚于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㠯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于南山矣、魏志王朗傳

上請敘主簿張登

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二賊已全儁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魏志王朗傳注引王朗集又見御覽二百二十九儁作雋）

上劉纂等捕事

左中郎樂林得纂麵肉共啖湯餅（御覽八百六十）

奏賀朔故事

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于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宋書禮志一引魏司空王朗奏事初學記二十五引王朗奏）

奏宜節省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

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犧牲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醮酌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廄則騑騄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萃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于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務者大抵多受之于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埽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務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案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

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衞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陳、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于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于廣野、動則成校隊于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

其死，今之謂矣。獵畜于食，勇畜于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幾，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于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

劾刺史王凌不遵王基

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魏志王基傳

四孤議

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爲田議是也。通典六十九大理王朗議

興師與吳取蜀議

天子之軍，重于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魏志王朗傳

改元議

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宋書禮志一

遺針御衣議

至于遺針御衣，懼傷至尊之體，故加之以髡刑，欲將懲戒，先傷以防絕後傷。御覽八百三十引王朗新奏議

議不宜復肉刑

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吾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于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于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于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案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鈦駭耳之聲、魏志鍾繇傳

議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衿其朝冠、振其疏裘、御覽八百二十六風俗通東海王景興議引

對孫策詰

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命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

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櫳流矢始交便棄櫳就俘稽顙自首于征役之中則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繼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于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魏志王朗傳注引獻帝春秋朗稱含虜對使者

荅太祖遺諮孫權稱臣

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月撫掌擊節情之喜者辭不能宣魏志王朗傳注引魏略

遺孫伯符書

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吳志劉繇傳

與魏太子書

不遺惠書、所以慰沃、奉讀歡笑、以藉飢渴、雖復萱草忘憂、皋蘇釋勞、無以加也、初學記二十七

與許文休書 三首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

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于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于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邅蹇之隔、時聞消息于風聲、託舊情于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論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斯易取最、故乃假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于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于宿

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慉，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蕭，年三十九歲，生于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又略見御覽一百八十五

過聞受終于文祖之言于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于論語，豈自意得于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于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于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于平勃之間，與于共陳往

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
隨以喜笑（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

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于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懷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敕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竝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啟衆

心，子尊獨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于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偏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于京師，而持疑于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

與鍾繇書

頃白，近聞宰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敘心，御覽□□□□□

論喪服書

鄭玄云，兄弟猶曰族親也，無所不關之辭也，吾以爲古學以九代之親爲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乎父道者，則父之兄弟，在乎祖道者，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者，則子之兄弟，在乎孫道者，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爲兄弟者也，通典九十三

相論

然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㠯言信行、失之于宰予、㠯貌度性、失之于子羽、聖人之于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㠯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㠯善相稱于前世、而書傳記其效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藝文類聚七十五

雜箴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與、藝文類聚八十

貧窶語

諺曰、魯班雖巧、不能爲乞匃者顏、御覽四百九十六

恭勢

余所與遊處、唯東萊徐先生素習九章、能爲計數、問何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試習其術、以驚睡焉、御覽七百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二終